

達夫全集

第二卷

雞肋集

鷄肋集題辭

“棄之可惜，存之可羞”，像這一類的東西，古人名之曰鷄肋，我就把牠拿來作了全集第二卷的名稱。

憑良心說起來，自己到現在為止，所做的東西，沒有一篇不是雞肋，但是穉氣滿滿的這集裏所收的幾篇，尤其覺得不成東西。

回溯從前，當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七月，——是沈淪等篇作完的時候——自己毫沒有成一箇濫作家的野心。當時自己還在東京帝大的經濟學部裏念書，住在三鋪蓆大的一間客舍樓上，志雖不大，也高足以

衝破牛斗，言出無心，每大而至於目空一世。到如今五六年來，遇了故國的許多奇波駭浪，受了社會的許多暗箭明創，覺得自己所走的出路，只有這一條了，不得已也只好聽天由命，勉強承認了這一種爲千古傷心人咒詛的文字生涯。年紀到了三十，心裏又起了絕大的幻滅，今後如何的活過去，雖不能夠預說，然而近一年來，日夜在腦裏洶湧的憤世的洪濤，我想過幾年後，總能找出一箇適當的決裂河口，變程流出。現在我所感到的，可以說是中道的悲哀，歧途的迷惘，若有所成，若有所就，總不得不期之於最近的將來。

牢騷怨憤，現在暫且擱起一旁，讓我先把這集裏所收的幾篇東西寫成以後的變遷情狀來說一說。“沈淪”“南遷”“銀灰色的死”是成於一箇時期的，年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。當時國內，雖則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學革命，然而他們的目標，似乎專在思想方面，於純文學的討論創作，還是很少。在這一年的秋後，“沈淪”印成了一本單行本出世，社會上因爲還看不慣這一種畸形的新書，所受的譏評嘲罵，也不知有幾

十百次。後來周作人先生，在北京的晨報副刊上寫了一篇爲我申辯的文章，一般罵我誨淫，罵我造作的文壇壯士，纔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。過後兩三年，“沈淪”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熱愛，銷行到了貳萬餘冊。到現在潮流逆轉，有幾箇市儈，且在摹聲繪影，造作奇形怪狀的書畫，刼奪青年的嗜好，這“沈淪”的誨淫冤罪，大約是可以免去了，我在重編此書的卷後，也不知不覺的想向那些維持風化的批評家，發放半臉微笑的嘲譏。

一九二二年，在日本的大學裏畢了業，回國來東奔西走，爲饑寒所驅使，竟成了一箇販賣知識的商人。這中間所受的待遇，所感到的悲哀，到第二年的暑假止，又寫成了一本“鳶蘿”小集，共有小說不像小說，記事不像記事的雜文三篇。

“鳶蘿集”出後，——一九二三年的秋天——一般人對我的態度改變了，我的對於藝術的志趣，也大家明白了，可是在這裏，我又接受了一箇新的稱號，就是說我是一箇頹廢者，一箇專唱靡靡之音的秋虫。偉大的天才，我是沒有，如洪鐘大呂般的號吹，我也沒

有，天生就我是這樣的一箇能力薄弱的人，靡靡也罷，頹廢也罷，這一回我却不顧前後左右，勇猛的前進了，結果就在一九二四的一年中，寫成了幾篇實在是衰頹得透頂的自傷自悼之文。這些文章，有的已收在“寒灰集”裏，有的還在這裏重新修改，大約在此集出後的兩三個月中間，也能夠印行問世。

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頹到極點以後，焦燥苦悶，想把生活的行程改過的一年。這一年中書也不讀，文章也不寫，從前年冬盡，到這年的秋後止，任意的喝酒，任意的遊蕩，結果於冬天得了重病，對人生又改了態度。在客中病臥了半年，待精神稍稍恢復的時候，我就和兩三位朋友，束裝南下，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。在那裏本想改變舊習，把滿腔熱忱，滿懷悲憤，都投向革命中去的，誰知鬼蜮弄旌旗，在那裏所見到的，又只是些陰謀詭計，卑鄙污濁。一種幻想，如兒童吹玩的肥皂球兒，不待半年，就被現實的惡風吹破了。這中間雖沒有寫得文章，然而對於中國人心的死滅，革命事業的難成，却添了一層確信。

一九二六年年底，遷回上海，閑居了半年，看了

些愈來愈險的軍閥的陰謀，嘗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親信的苦味，本來是應該一洗到底，不去做和尚，也該沈大江的了，可是這前後却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，把我的靈魂，把我的肉體，全部都救度了。對於這助力的感謝，我很想不以筆墨來銘記，我很想以後半生的行為思想來表彰，現在可以不必說，總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，我現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。

在這一個新生出發的當兒，我匆忙編成了這一本“鷄肋”，結束了許多雜務。等秋風一到，就想蹈海東遊，遠離開故國，好靜靜的去觀察人生，孜孜的去完成我的工作。

在過去的半生中，使我變成了一個頑迷不醒的遊蕩兒，在最近的數年中，和我也共受過許多中國習俗的悲苦的我的女人，我在記念你，我在傷悼你，這一本集子裏，也有幾篇關於你的文章，貧交遠別，沒有旁的禮物可以贈送於你，就把這一本集子，虔誠獻上，作箇永久的紀念罷！

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達夫題於滬上

沈 淪

(一)

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。

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，愈築愈高了。

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，他的學校開學之後，已經快半個月了。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。

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終古常新的皎日，依舊在她的軌道上，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。從南方吹來的

微風，同醒酒的瓊漿一般，帶着一種香氣，一陣陣的拂上面來。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，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，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，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。在這大平原內，四面並無人影；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，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。他眼睛離開了書，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見了一叢雜樹，幾處人家，同魚鱗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，同輕紗似的，在那裏飄蕩。

“Oh, you serene gossamer! you beautiful gossamer ”

這樣的叫了一聲，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

呆呆的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，息索的一響，道傍的一枝小草，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。他回轉頭來一看，那枝小草還是顫搖不已，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，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。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，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，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

來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。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。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，躺在情人膝上，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。

他看看四邊，覺得周圍的草木，都在那裏對他微笑。看看蒼空，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，微微的在那裏點頭。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，他覺得天空中，有一羣小天神，背上插着了翅膀，肩上掛着了弓箭，在那裏跳舞。他覺得樂極了。便不知不覺開了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“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。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，輕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這大自然，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，這晚夏的微風，這初秋的清氣，還是你的朋友，還是你的慈母，還是你的情人，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，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，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。”

這樣的說了一遍，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，好像有萬千哀怨，橫互在胸中，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。含了一雙清淚，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。

Behold her, single in the field,
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!
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;
Stop here, or gently pass!
Alone she cuts, and binds the grain,
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;
Oh, listen! for the vale profound
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.

看了這一節之後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，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。

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
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
For old, unhappy far-off things,
And battle long ago:
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,
Familiar matter of today?
Some natural sorrow, loss, or pain,
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!

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，看書的時候，並沒有

次序的。幾百頁的大書，更可不必說了，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，如愛美生的“自然論”(Emerson's "On Nature")、沙羅的“逍遙遊”(Thoreau's "Excursion")之類，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。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，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，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，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一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，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，他心裏似乎說：

“像這樣的奇書，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念完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。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，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，沒有夢想了，怎麼使呢？”

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，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，到了這時候，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，不再看下去。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，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的，去讀另外的書去；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，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。

放大了聲音把渭遲渥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

後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。

“孤寂的高原刈稻者”

他想想看，“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” 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。

“你看那個女孩兒，她只一個人在田裏，
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，她只一個人冷清
清地！

她一邊刈稻，一邊在那兒唱着不已：
她忽兒停了，忽而又過去了，輕盈體態，風光細膩！
她一個人，刈了，又重把稻兒捆起，
她唱的山歌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：
聽呀聽呀！這幽谷深深，
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。

有人能說否，她唱的究是什麼？
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
是唱着前代的哀歌，
或者是前朝的戰事，千兵萬馬：
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，

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？

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，必然的喪苦，自然的悲楚，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，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。”

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，便自嘲自罵的說：

“這算是什麼東西呀，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的乏味麼？

英國詩是英國詩，中國詩是中國詩，又何必譯來對去呢！”

這樣的說了一句，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了起來。向四邊一看，太陽已經打斜了；大平原的彼岸，西邊的地平線上，有一座高山，浮在那裏，飽受了一天殘照，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，反射出一種紫紅不紅的顏色來。

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，哼的喀嗽了一聲，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。回頭一看，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，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。

(二)

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。

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，味同嚼蠟，毫無半點生趣。天氣清朗的時候，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，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，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。在萬籟俱寂的瞬間，在水天相映的地方，他看看草木蟲魚，看看白雲碧落，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，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。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，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athustra，把 Zarathustra 所說的話，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。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，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。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。

有時候到學校裏去，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。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，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，他的同學的眼光，總好像懷了惡意，射在他的背脊上面。

上課的時候，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，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：在稠人廣衆之中，感得的這種孤獨，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，感得的那種孤獨，還更難受。看看他的同學看，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

那裏聽先生的講義，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，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，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。

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！先生退去之後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，談天的談天，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，在那裏作樂；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，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，兀的不作一聲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，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，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，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，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。

“他們都是日本人，他們都是我的仇敵，我總有一天來復仇，我總要復他們的仇。”

一到了悲憤的時候，他總這樣的想的，然而到了安靜之後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：

“他們都是日本人，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，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，所以你怨他們，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？”

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，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，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，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

心的話，然而口中總說不出什麼話來；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，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。

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，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，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。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，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，他又忽然紅起臉來，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講他。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，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，他的同學都以為他是愛孤獨的人，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。

有一天放課之後，他挾了書包，回到他的旅館裏來，有三個日本學生係同他同路的。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，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。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，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，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，呼吸就緊縮起來。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，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，

“你們上那兒去？”

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，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！”